

苏炜 著

米

调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米 调

苏  
炜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调

苏炜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5360-5054-9

I. 米... II. 苏...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1781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温文认

技术编辑: 赵 琪

装帧设计: 分金炉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2.25 1 插页

字 数 130,000 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内容简介

《米调》曾被中国小说学会选入“2004年中国最佳小说排行榜”。小说以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上铺陈、展开了主人公数十年来富于戏剧性与荒诞感的人生故事：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到为了理想上山、越境、参加缅共打仗、参加“克钦帮”。他曾与死亡擦肩而过，后受到佛教高僧的点化，苦学“古梵文”，在缅甸丛林、西双版纳、荒沙大漠到处流浪，考证西夏之迷、寻找更古老的文明古国……在信仰消解与信仰重建之间，穿行着一股深沉的思考力量，使作品保持了雄浑向上的态势。这是一部大视界、多声部的小型人生史诗，写实中充满奇情想象，象征里不乏典型人物与细节的经营，在历史的追溯中同时涉入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趣味，充满了奇幻奇情的寓言色彩，同时又浸淫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顿悟与哲思。被有关批评家称为“一部奇书”，“散发着艺术想象力的奇异香气”。





## 作者简介：

苏炜，笔名阿苍。旅美作家、文学批评家。1953年出生于广州。“文革”中曾下乡海南岛十年。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担任过研究工作。1986年只身绕道欧洲回国工作，任职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9年后定居美国，先后访学于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为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高级讲师，专事中文教学。曾发表、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1982，广州《花城》杂志）、《迷谷》（1999，台北尔雅出版社；2006，北京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集《远行人》（1987，北京出版社），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1988，浙江文艺出版社），散文集《独自面对》（2003，上海三联书店），《走进耶鲁》（2006，台北九歌出版社）并论文多种。

# 1

1

米  
调

她告诉我说，她是因为看了报上那几行小字的报道：“西夏之谜的破译”什么的，而追踪到这里来会他的。她为此已经找了他二十几年。从一九七三年在云南缅甸边境的乔芭寨和他共度过一夜之后，这场穿越国境、雨林、高原和沙漠的寻找就开始了。她说她知道他也在找她，或者说，一直等着会合她。这话她是辗转从他的各种路上的朋友那里听说的。她说她好几次错失了和他相遇的机会，因为线索断了，不是擦肩而过，就是南辕北辙。这一回，她终于查找到正确的线索了，她一定要把它抓得牢牢的。

我闻见了烧炕的干骆驼粪袅起的满屋怪味儿。

我想她是在讲故事。因为在她告诉我她叫“廖冰虹”的时候，我就认准这个故事是她编造的。也许是因为这么个浅俗的名字，显得有点配不上她说的那么个浪漫的故事吧。她甚至说，这名字是她在一九六六年北京“破四旧”的时候特意改



的。“茅盾叫沈雁冰，因为有大雁的时候不会有冰雪，所以叫——矛盾，加上了草字头的。”她说，“那时候我就想，有冰雪的时候也不会有彩虹的，冰上的彩虹有多美呀，比冰上的大雁还美。”我就断定，连这个改名字的故事都是她顺口胡编的。因为在那个时兴改名字的年头，要改的顶多只能是“兵红”或者“红兵”什么的，决不可能是“虹”还加上“冰”——都是些有“情调问题”的字眼。我就疑心“兵红”或“红兵”才是她的本名。问她改名以前的姓名，她不肯告诉我，这就更像假造的故事了。这些年走南闯北，我碰见过的疯颠颠、信口雌黄的中国女人太多了，尤其是中国大陆北方的女人。

我是在从西安出发，到敦煌“X日游”的迷途中，遇见这位“信口雌黄”的。那是在一个我至今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掉了队，迷了路，为着一个琐屑得难以启齿的理由——内急什么的，而落到了这个无名驿站上的。说“驿站”似乎很古雅，可大漠上确确凿凿就留下了不少据说是当年清将左宗棠盘设的传令驿站，现在大多变成小户人家经营的过路歇脚的处所。当地人大概叫马店或者客栈，反正不是现在习见的旅馆。黄沙边上，几株胡杨树，几堵土墙，再添几抹直直的炊烟，就成了村落。土墙外拴着马匹，门口的红柳疙瘩下卧着一溜骆驼。我在第二天天亮到屋后小解的时候，还发现羊圈里圈着的是一群驼羊——脑袋像骆驼、身子像绵羊样的一堆毛滚滚的活物。当晚塬上正刮着沙暴，我是在一片落土砸灭了酥油灯的当儿，出去问掌柜找火，碰上这位自称叫冰虹的已不是姑娘却作姑娘家打扮的北方女人的。牛仔褲，高统靴，矿灰翻皮短夹克，一头修整过却显得没有修整的短发。彼此的北京口音，大



概是她得以用最快的速度和我相识交谈，并向我编造出上面那么多故事的原因。顺便说一句，这种马店的住宿是不分男女铺位的。要不是我晚来一步，很可能我会是跟她同一个火炕上滚爬的“枕边人”，长夜漫漫，一定就会有更多或者编造或者真实、甚至不乏奇情浪漫的故事，可以从头细说了。

以我的经验，这样粗线条的北方女人应该是抽烟的。她不，喝茶。喝很酽的茶。用小炕桌上一把店家的三角黑铁茶壶，将粗黑的茶饼用手揉碎，沏出深褐色的浓茶。她一再劝我陪着她喝，我说，喝了我今晚就别想睡了。

我在天亮的时候被马队、骆驼队吆牲口的声音闹醒，才知道已到了这种马店结帐，开始盘计第二天宿费的时候。戴着回回白帽的马姓掌柜没有忙着来叫我，是他知道我是从美国回来探亲旅游的学生，可以付美元——他说他现在喜欢攒一点美元，如今，可是连这塞外黄沙，都以美元为尊了。况且，我需要等一个晚一点才会路过的别的什么旅游团，好加插进去追上我的“敦煌X日游”队伍。等我爬起来向马掌柜要过一口缸洗脸的热水——这里用水奇缺，都是零敲碎打的讨要——顺口向他打听那位叫“廖冰虹”的女客时，掌柜才告诉我：她已经走了，一大早跟着一队送皮货的骆驼队走了，说是急着去会一个她的什么人，也没给我留下什么话——自然，我也算不上值得她留话的什么人。

记得被驼铃马嘶闹醒的时候，朦胧中曾想到过两句古诗的意境：“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想：只须改两三个字眼，便可以成为千古的黄沙绝唱了，比方：“荒沙茅店月，驼迹板桥霜”之类之类。日后我一想起这犯酸的时辰就懊恼得紧，要不然，哪怕我早起片刻，和她说上几句道别话，至少可



## 2

以留下一点她爱说的“线索”，不至于落到后来这种几乎要为她沦为“人质”的地步的。我在羊圈边小解的时候看见了天顶挂着的残月。大西北沙原之上的天蓝得透顶，清冷，但是没有霜。

当我在两天后，冷不防果真遇见了他的时候，还确实感到了一阵莫名的惶乱。

那是在一道叫凹札的汉长城的豁口。塌成一堆土垛的，大概是昔日箭楼的残垣，如今成为过往马帮商队、骆驼队和牧羊人驻扎的一个市集。远远望去，像是黄沙连绵的筵席中的一碟小菜。我在前面说到的驿站上，并没有等到晚到的什么旅游团，却被一支马车商队的头人——一个剽悍的维族小伙子拉进了他的队骑里。这位头人除了能讲带口音的汉语，甚至还会说几句仿若德克萨斯口音的美式英语。说实在的，选择了跟他走，而不是跟其它的马队、车队或者骆驼队走，在我，同样有一个难以启齿的理由——我在利用暑期回国瞎逛神游的这

些日子里，产生了一种对于汉族面孔的途人的严重的不信任心理。一路上碰到的汉人骗子太多，口无遮拦并且不择手段，以致那个维族小伙子轮廓鲜明的面容，撩起了我的一种潜藏已久的可恶的崇洋心理——下意识觉得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的，在旅途中，或许可以给予稍多的信任。这确实是被自己不足为训的“美国经验”误导了的——在彼方，黄脸孔的都知道，打工要找洋老板，中国人往死里坑自己中国人的事儿，真是不胜枚举。虽然马店过路的其它两三位马队、车队的老板都说，可以捎上我，绕一点路把我送去敦煌，我还是选择了跟这位叫阿克西的维族人走。他明确说过不要我的钱，只要我在一路的马车上教他一点英语会话就行。我是直到来到这个凹札小集，才知道上了大当。

原来，他的马车队并没有朝敦煌的方向走。我冒着一路蔽天的黄沙吞下成吨沙尘跟他咕噜英语，他是把我这个留洋学生当作一个难得新鲜的陪走伙伴呢。“我并没有骗同志您呀，”阿克西这么使用着汉语的恭称嘿嘿笑着说，“我只要求您上我的马车教我说英文，我可以不收您的钱，难道博细（不是）这样吗？”我几乎没想把他的哈蟆镜揪下来，摔到脚下踩个粉粉碎。“这样好不好，”他非常“外国风”地耸耸肩，摊摊手，“我在凹札要停两个钟点，你试着找找这里有没有去敦煌的车老板，要不然，你跟我的马车队送完货到达乌尔去，我回头绕路再把你补到敦煌去。”他竟然用了一个“补”字！

后来集上的人告诉我，这维族小子根本不叫阿克西，叫卡什么姆（中间的音我发不出来），“阿克西”只是维语里最常用的“好”的意思。而此去达乌尔，至少是两三天的马车单程。



我气得当场流鼻血。

难怪一大早在客栈前兴致勃勃跳上“外国人”的马车时，那位戴回回白帽的马掌柜冲着我抿嘴点头，笑得居心叵测。

一整天的“英语陪路”，已经离伟大的敦煌三亿九万八千光年远，上那儿找“顺路”的“车老板”去？我像丧家狗一样在黄土飞扬的凹札小集上乱窜乱撞，心里拿着主意又实在没有了主意。

远远地，隔着飞扬的尘土，我先看见到了那个藏式毡箱的花绿图纹。

土垛豁口前围着一群人，在看一位黑脸汉子用那个可以开合折叠的藏式毡箱，加上一块羊皮斗篷，表演魔术——灯盏变灰野兔，变猴面鹰，然后塑料花又变成古钱币。地上仰着的黑毡帽里，已经积下了一堆游客和路人扔下的钢币儿和角票。

我不经意地看着，忽然看见那汉子停住手，朝着我直直走过来。

“你在小笑我。”他目光锐利地说，汉文口音里带着一股浓烈的酱味，“我们吃路上饭的人，容不得你这种小笑的。”

我大吃了一惊，并不知道一路上已经触尽霉头的自己，此时嘴角抿起的竟是这么一丝斗胆的“小笑”。我日后想过，那“小笑”云云，也许不过是变魔术必须的某种障眼法罢了。当下却心里发毛：又遇上“横人”了。便按照“旅游须知”一类的指点，立即也变得“横”起来——我小退半步，迎头应道：“因为我也会这么变，我学过。”

“你学过？”他眼神里一闪，“你是在西双版纳学的？”

“不，在海南岛。”我说。

“可是，你一定不会变这个。”他忽然大步退回到人堆

中间，扬声说，“看着！”手一抖，那毡箱的一个面朝天弹了起来。人群在他抖箱子之前已经发出了欢呼声——那箱子里弹出了一个穿藏袍的小个子姑娘，向人群作了一个恭身合十的姿势，掌声四起，那汉子便冲着我直眨眼。

人群轰的一下散开了。原来这是例行的表演终场，多数路人显然已不是第一次的观众。人散尽，我像一块退潮后的礁石一样呆在原地不动，我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因为一时失掉了明确的行动意向，还是蒙眬恍惚中，又对这位善变的黑脸汉子生出了某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就像对那位“外国人”的胡乱期待一样。

果然，他和那位小个子藏族姑娘很快就收拾好了摊位家伙，大步向我走过来。

“北京来的？”口音里依旧很重的酱味，但我已经听出他的北京老皇城根儿的底音，“又是——丝路旅游？”

我直直望着他，不置可否地笑笑。

这时有一个黑瘦的汉人大孩子，穿着一身不合尺寸的打着灰旧补丁的军装，从土垛后面牵出一头壮硕的灰毛驴走来，帮助那位藏族姑娘把毡箱、兔笼什么的，绑到了驴背上。

黑脸汉子向他们招招手，姑娘和小子走了过来。我看见那只猴面鹰就停在那黑小子的肩膀上。

汉子咧开干裂的嘴唇向我笑笑：“都是路上走的人，交个朋友吧。”他搂过小个子姑娘，介绍道，“我们是一伙的，她叫潘朵，他叫黑皮。——黑皮，你过来。”那个叫“潘朵”的小个头藏族姑娘显得年纪并不小，勉力朝我笑了笑，盘着的发辫泛红，眼角现出很深的鱼尾纹。叫“黑皮”的小子则对我直杵杵瞪着一双大眼，特意要显出对我的敌意和冷淡。



汉子最后的自我介绍让我暗暗吃了一惊。

他抹了一把鼻子，说：“我的汉文名字叫米调。大米的米，音调的调。很怪对吧？——你呢？”

我按捺住心头的震惊，随口向他编了一个洋名字：“就叫我麦克吧。”我当时一如既往地认为，使用一个外国洋名字，在下面的旅途险恶之中，或许，可以增加一点天晓得的安全感。

### 3

——“米调”？这个名字，隐在蒙上厚厚尘土的记忆屏幕深处，我在僵立的片刻，听见结成硬块的灰尘，在时光里扑扑掉落的声音。

米调，实在是久违了。

在文革高潮的一九六六、六七、六八三四年间，在北京中学生当时最牛气的那几个圈子里——比如清华附中、男四中、师大女附中或者一〇一中学，那些不但属于“热血”甚至还要自称“铁血”的一辈人物中间，这个名字，即便不算最抢风头的，也曾在小范围内风光一时。“米调”究竟是本名还是外号，在当时就有两种说法：一说他父母出身延安“鲁艺”，是在陕北米脂采风记录民歌时相恋结婚，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怪



名字作纪念。二是当时北京中学生的流行时尚中有一个说法：

“狂不狂，看米黄。”早期指的是一身洗得发白呈米黄色的人字斜纹布旧军装，那是父辈军阶、地位的标志；七〇年以后，则换成一身米黄色的斗篷式样风衣，那就是与格调品味、够不够“谱儿”、拔不拔“份儿”相联系的了。

米调之所以大名鼎鼎，倒不是因为他的血统或者他的风雅，而是他的名字总要牵进一些大事件里，并且屡有出格的表现。有那么几段有鼻子有眼的轶事，隐约浮现出来：一九六六年“八·二三”，北京国子监“北图”老馆的首都文艺界批斗大会——就是那个导致了作家老舍跳湖自杀的著名批斗会，据说米调就是那几个带头从腰间抽出武装带，动手抽打“文艺黑帮”的“小将”之一。随后，北京十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冲击东单五条的玛利亚修女会，曾有八名罗马修女因此被驱逐出境，成为“文革”伊始最早发生的“涉外事件”之一，据说，米调就在这个“红卫兵万人围斗洋修女”的著名事件中出尽风头。以后“王府井”、“全聚德”、“长安街”、“东交民巷”的砸牌子改名，六六年底北师大南下冲击山东曲阜孔庙孔林，六七年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总之，你准能在一大堆淌红滚绿、人仰马翻的传闻里，听到米调突兀的名字，看到他捋胳膊蹬腿的身影。

米调后来又因了什么事，被当时的最高当局一再点过名，已经记不太清了。好像在不同时期的两大派争斗之中，他都分别参加过不同派别，并且扮演的都是冒险犯难的角色。这导致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以后，“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北京各大、中、小学，“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他成为北京中学生里少数几位被全国通缉的人物。不过，当其时，米调已经失踪了

好几个月了。正是毛泽东发表那句神喻一般的“现在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最高指示”的时候，我们这些无论“老兵”或者“四三派”、“四四派”的各路小将们，随即便被老人家“巨手”一挥，屁哄哄全赶到穷乡僻壤接受“再教育”去了。我那时走得很近的几位外校高中朋友里，是颇有一些米调的崇拜者的。大家耳语纷纷，都说米调领着几个“铁杆儿”追随者，上北方的太行山或者南方的井冈山打游击去了。

一九七〇年春节刚过不久，“一打三反”开始，这是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北京中学生中享有至高地位、写《出身论》的“首席反革命”遇罗克，被关押几年后突然要判处死刑。那时候，一次大型宣判会就可以毙个一二百人，满街贴满了打着红勾勾的杀人通告。就在紧张恐怖的气氛之中，在我们这些下乡回城后“滞留不归”的知青堆子里，忽然悄悄流传着一个惊人消息：说是失踪了好几年的米调，已经带着他在山里练出十八般武艺的追随者们潜回北京，准备劫法场！要在遇罗克被宣判后全市游街、绑赴刑场的半路上，把遇罗克劫走，带出北京，供奉为他隐藏在某座不知名大山中日形壮大的游击队伍的精神领袖，云云云云。

此事后来查实是子虚乌有。可在当时，在我们这些被一古脑儿赶下乡、深怀各种被利用、被愚弄的牢骚和异端的知青堆子里，这消息无异于大旱云霓，真真是够刺激、够“拔份儿”的了！遇罗克被宣判、游街、处决的当天，我没有上街去看，似乎也无意等待什么“劫法场”的奇迹发生。我那时的心态其实已经变得颇为淡漠。心理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也早从历史、人文，转移到科学、理工。据看完热闹回来的朋友感慨，倒可以想见当日全城岗哨森严、神经紧绷的状态。可见当局也获悉

了各种“劫法场”的传闻。只是在不同圈子的说法里，“劫法场”的主角各有其人罢了。朋友当时说：遇罗克死得不冤。如果可以像他老兄那样军警长街列阵、八面威风出巡地踏上黄泉路，他真不在乎，就这么轰轰烈烈地死它一回。

“不不，要死，你准死得比遇罗克漂亮。”我调侃他。

他两眼一瞪：“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米调呢！”

我其实并非是米调一类人物的崇拜者。我当时颇为崇拜的，倒是一些喜欢远离政治纷扰、敢于埋头攻读数理化、开口闭口“爱因斯坦相对论”、“阿波罗号登月行动”之类的别致人物。可偏偏在这样一批人物里，却大有把米调的各种传奇挂在嘴上闲聊的人。说他“狂”、“血热”、“有种”、“份儿足”、“是条汉子”等等，这些赞语在那个年头都不算希罕；可是，“像雷马克战争小说里的人物”、“中国的十二月党人”、“东方未来的格瓦拉”等等，这样的字眼，就让我对这个传闻中的名字，不能不刮目相看了。我怎么能想象，三十年河东又河西，这些年，自己的人生轨迹土洋中西上天入地的，早不知转悠到哪里去了，真实的米调，竟会从多少年的传闻烟雾之中，冷不丁的就活生生站在了面前呢！

我在土垛豁口的背景下默默注视了他一眼。这位自称“米调”的汉子已入中年，黑脸，平头，中高个头，细长眼睛，上下一身灰布粗褂。额角的皱纹很深，脸颊边一溜没刮净的连腮胡碴泛绿发青，缺血的脸颊由于常年暴露在风沙烈日之下，枯黑枯黑的像是随时都可以掉下渣子来的红柳残桩，和身后焦黄单调的沙原背景，倒完全是浑然一体的。若不开口，他更像一个大西北常见的那些面相耿严呆板的回回，而不是什么——

“米调”。

他日后告诉我：就为着我打量他的这一眼，他把我“盯上了”。当时，他只是笑笑说：“看来我的汉文名字有点让你吃惊，我自己也他妈的吃惊，八辈子也没人这么叫过了。其实，这里的人都叫我另一个名字——”

“索罗卡拉，”就在这时，那个叫黑皮的孩子挤上前来，唤着他的那个更为古怪的名字，“先弄吃的，还是先弄水？”他背着的皮囊水袋在我身上蹭了一下。

“先弄水去吧，黑皮，”那孩子立刻转过身，牵过毛驴走开了，那猴面鹰便在他肩头一跳一落的。黑脸汉子朝我一笑：“您呢，您这位——丝路游客，”他顿了顿，“打算上哪去？”

我苦笑着没答话。我几乎马上断定，他一准就是那位叫“廖冰虹”的女人寻找的那个人——如果那个“信口雌黄”的浪漫故事，竟然具备什么活见鬼的真实性的话。

## 4

他不时给那个叫潘朵的藏族女人搭把手，帮她捆扎着他们的行旅装束，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我讲述自己的落难故事。

“廖冰虹？！”

他从我的故作随意的叙述里筛出了这个名字。这一回，